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杨岚 张维真 著

出版社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杨岚 张维真 著

人
文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张昭军
装帧设计:徐 哲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李兰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杨 岚 张维真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
ISBN 7-01-003652-7
I . 中… II . ①杨… ②张… III . 哲学 - 中国 - 当代 IV .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297 号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ZHONGGUO DANGDAI RENWEN JINGSHEN DE GOUJIAN

杨 岚 张维真 著

人 人 大 典 教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01@peoplespace.net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51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652-7/B·311 定价:26.00 元

目 录

导言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 (1)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意义和新视界 (19)

 第一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意义 (19)

 一、人文精神构建的现实需求和理论可能性 (19)

 二、人文精神何以能成为后发型现代化的意义支撑 (26)

 三、“人文精神”概念重铸应注意的几个重点问题 (30)

 第二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新视界 (39)

 一、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基本理论定位 (39)

 二、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几个理论新支点 (45)

第二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理论资源清点 (64)

 第一节 中国古典人文精神批判 (64)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析取 (68)

 第三节 中国现代人文精神构建努力的反思 (79)

 一、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局限 (79)

 二、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运动的反思 (82)

 三、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及其误区 (86)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的启示 (93)

第三章 社会结构的现代变迁与人性结构的

现代转换	(99)
第一节 人性结构的外化与社会结构的内化	(100)
一、社会的本质——弱者的联盟	(100)
二、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	(106)
三、与时俱进的人性结构与人性的元结构浮现	(113)
第二节 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性结构转换	(119)
一、现代化中人的重新定位	(120)
二、领域分离与人性的结构性变迁	(125)
三、人的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	(130)
第三节 后发型现代化过程中现实文本与理论文本 的交互关系	(136)
一、现实文本与理论文本关系的几种形式	(138)
二、从现代化视角审视中国理论文本元典	(142)
三、后发型现代化的人文导向	(150)
第四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原则	(159)
第一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总体原则	(159)
一、在人文精神的张力系统中寻找平衡点	(159)
二、人文精神建构的生态原则	(164)
三、理论建构与现实生长的对接	(169)
四、在充分分化、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整合	(173)
第二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原则 ——在整体性视野中建构个体性	(176)
一、个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点	(176)
二、个体性内核的建构	(180)
三、个体与社会的协调：民主政治的基石	(184)
第三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原则	

——在人文视野中建构科学理性	(190)
一、我们对科学的误解	(190)
二、培植科学精神,树立现代文明观念	(194)
三、科学的驯化	(196)
第四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原则	
——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	(201)
一、高科技带来的机器化的隐忧	(202)
二、泛情而乏真情少激情的中国传统文 化	(205)
三、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	(211)
第五节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原则	
——在理想性的视野中建构现实性	(215)
一、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的趋近	(215)
二、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交织	(217)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221)

下 篇

第五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途径(上):	
精神文化体系的转型	(231)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结构性分析与人文精神构建	
途径的探索	(231)
一、人文精神的内缘性充实	(232)
二、人文精神的外缘性拓展	(236)
三、人文精神的抽象形式	(241)
第二节 人文精神的构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246)
一、精神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的独立及其	

独特社会功能的发挥	(246)
二、人文科学的导向	(254)
三、社会科学的重建	(264)
第三节 科学精神的培养	(270)
一、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内涵	(274)
二、当代中国科学精神需要培养	(278)
三、当代中国科学精神培养的途径和措施	(289)
第六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途径(中):	
思维方式的变革与人文教育的发展	(306)
第一节 思思维方式的变革	(306)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解析	(307)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	(314)
三、思维方式变革的基本途径	(328)
第二节 人文教育的发展	(339)
一、传统人文教育的审视	(340)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人文教育要求	(349)
三、人文教育发展的途径	(359)
第七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途径(下):	
日常生活领域的现代重建	(375)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构成要素	(378)
一、生活方式及其构成因素	(379)
二、行为方式及其构成因素	(384)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改观	(388)
一、生活方式的改观	(389)
二、行为方式的改观	(397)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重建途径	(402)

一、发挥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410)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413)
三、提高全民的素质	(418)
第八章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与人类精神家园展望	
.....	(422)
第一节 当代生存的问题性	(423)
一、除魅(Dissentchantment)后的虚无	(423)
二、自然作为消费品	(427)
三、他人即地狱	(430)
四、活在表层的自我	(432)
第二节 生命共契: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435)
一、精神家园的本源亲熟性	(435)
二、当代世界对精神家园的寻求	(437)
三、生命共契:精神本体论对世界统一性的证明	(439)
四、人的觉悟与责任	(443)
第三节 人类精神家园与当代中国实践	(445)
一、市场化改革对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	(445)
二、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建构的实质性内容	(449)
三、从人类精神家园看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应有的 超越维度	(451)
四、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人类精神家园的 可能贡献	(453)
后 记	(457)

导 言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中国 当代人文精神构建

社会哲学的兴起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大讨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哲学界颇为引人注目的两个亮点，前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探讨、改革理论、发展哲学及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等一脉相承，是中国哲学走出困境后的富有建设性的试步，表现为明确的理论方向、自觉的导向意识、强劲的理论建构势头，以关注现实、服务现实的态度探索全新的导引中国社会改造实践的理论体系；而后者则与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性、人的现代化、价值论问题研究、持久的文化热及人学的兴起等密切相关，更多地体现出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原有观念体系和规范体系崩溃解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机制尚未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形成的文化无序期所引起的复杂心态及其反映，在相互矛盾、纠结的不休争执中逐步走向深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索中国文化的可能出路，多角度透视现代化进程，反思传统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尝试拉开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个体与整体间的必要距离，形成独立话语体系，并渐渐由解构走向建构。这两个从不同兴趣重心出发的哲学潮流的相互趋近和视界融合从学理上讲有其必然性，而且在现实中对二者的发展均有很大促进作用：从社会结构切入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哲学与作

为人类精神的外显的人文精神间有着客观的内在联系。历史不过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也是人的本性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哲学是从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照中研究社会的，而人文精神只有在其外化形式即社会结构中凝结起来的具体形态中——这是露出水面的冰山——才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透视社会哲学，有利于社会哲学始终保持开放的视界和不竭的活力；在社会哲学视野中探索人文精神，有助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摆脱纯粹玄想和形而上学思辨而走向现代科学形态。

—

人类对人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终极思考有两个走向：匍匐于客观力量阴影下突出信仰的宗教与立足于主体性发育突出理性的哲学（即使是非理性哲学目前也是以理性的方式表达的）。哲学作为“智慧学”，磨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利器——认识能力。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文明由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工商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人类凭借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技术——工具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的合力暂时驯服了自然，哲学由“神学的婢女”成为“科学之科学”，哲学研究重心由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本体论，转向以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为丰厚资源建构的认识论，转向对历史转折中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探索；历史观走出了神学玄想和形而上学思辨的阶段，引入了科学精神和实践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体现出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贯通的雏形，在马克思那里则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他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仅“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列宁全集》

第1卷第120页),使人们能够科学解释与“自然”相对应的“社会”,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客观规律,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为中介成为改造世界、改变历史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代哲学伟大的拓荒者和卓越的里程碑;它对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批判视角,从反面促进了西方文明由自发膨胀走向自觉调节,为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下被异化、剥削、压迫、奴役、侵略的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文化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为人类文明更合理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开辟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它改变和塑造了一个世纪的风貌,直到今天,在其为指导思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困境、误区之际,它依然潜在地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那些即使处在探索人类文明出路最前沿的思想家们目前仍不能绕开、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而对于那些刚进入工商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真正理解它的时代似乎才正在到来。

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程度是相应的。世界范围内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始于16、17世纪,19世纪基本定型,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迅速形成优势文化中心,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化过程不断扩展,打破各民族国家的樊篱,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日本与俄国以各自的方式带动了第二轮现代化高潮,积极加入世界政治经济竞技场。20世纪中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被动卷入到主动转向而汇入现代化洪流,面临已然形成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有利位置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格局,发展伊始便受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的困扰和制约,而且作为主要参照系的西方现代文化模式弊端百出,也进入新的蜕变期,这样,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和人类文化新形态便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突破中世纪的黑暗

后,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尤其是对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等优先发展、日臻成熟,使现代文化带上了浓厚的泛科学色彩,但人对人类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却相对滞后,圣西门在《人类科学概论》(1813年)中指出“关于人的科学迄今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长期徘徊于历史形态更迭的宏观描述和对其内在规律的猜想预测上,神学史观、循环史观、复古史观、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形式充斥历史哲学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大大复杂化,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及相互作用机制凸显出来,对社会的近景观察、深入剖析成为可能,社会哲学也兴盛起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将历史哲学的维度与社会哲学的维度内在统一起来,“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但他在考察社会生活过程时又总是保持着高远、深邃的历史视野,并善于从对于现实历史的研究中抽引出历史哲学的结论。”(陈晏清《关于社会哲学的几个问题》,见《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哲学发展的高峰,并以其科学实证精神、唯物辩证方法论,直接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现实生活,将古老的历史哲学研究推向其现代形态,也为社会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科学原则和理论基石。

社会哲学既是科学的历史观的基础,又是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它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包含对现实的历史问题的哲学层面的解答,同时又透过纵深的历史视野指向未来;它的产生与兴盛是人类社会生活相对独立并充分发育的结果,更是人类主体性走向成熟的表现,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意识和主动建构意识,预示着人类文化的史前期蒙昧状态的最终突破,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悄

然来临。

文艺复兴以来,与神学相对应的作为“世俗的学问”的人文学科体系便分化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分支,到17、18世纪,在启蒙思潮中兴盛的社会政治理论尝试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变革规律作出总体性说明,社会哲学发育起来。到19世纪前后,社会哲学(包括早期理论社会学)自觉引入科学实证精神,促使社会科学逐步独立(社会科学在19世纪初发育起来,直到近几十年来才汇集在“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多属年轻学科)。直接导引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早期社会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学多还保留传统人文学科注重直观和切身体验的特性,强调对人与社会的主观理解、阐释、思辨等,专注于人类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及其成果,探索人与文化间的关系。在当代哲学发展的图景中,社会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的特殊地位,使社会哲学也成为沟通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的关键环节;又因社会与人的内在一致性,人的哲学与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客观上构成内外隐显的关系,也形成学科间相互渗透、共振共进的现象。社会哲学与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亲缘性,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哲学的哲学特质:它更多地在社会与人、社会与自然、人—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照中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它着眼于社会的“变化态”而非“常态”,其目标不是通过回顾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而是以整体的、反思的、批判的视角,深刻剖析变化中的现实,解答重大现实问题,导引社会改造的实践,寻求实现社会理想的现实途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一种未来哲学,与人类文明发展最前沿的东西息息相关。社会哲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探索更有利于人类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存方式。

二

社会哲学从人类活动出发研究社会结构，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透视人的生存状况，寻求人类生存的意义支撑，在与人的本性、本质的关照中探求社会结构的本质、规律、合理性及其可能性，因而它也就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作为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内核的人文精神始终是哲学思考围绕的轴心：在自然哲学中，它通过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而确定和印证自身；在人的哲学中，它在人类返己以求的内学中，在人类“精神现象学”中逐步生成、明晰化；在社会哲学中，它成为实质化了的凸显出来的主题，在其已生成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状况中展示和发展自身。看起来我们的语气似乎在谈论那些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理念、心、上帝、绝对精神之类，但不是，人文精神不是上帝预设的完美精神形式，不是外在于人的不可捉摸的精神实体、也不是个体内心孕育的神秘种子，而是植根于自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步生成和不断完善的人类精神。这种人类精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发生并通过现实的社会主体的思想与实践体现出来，但它是以个体形式体现的整体性，是在现实历史中删饰、提炼过的“类意识”，是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标志，是人区别于自然的本质体现；这种人类精神固然是意识的产物，但不是意识的所有产物，它是社会化了的意识，是立足于现实人世指向理想世界和自由王国的意识，是文明进步的底蕴，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支撑；这种人类精神总是鲜活的，是一切“人化”迹象的源头活水，它的外化形式构成人类文化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民族形式的风貌，但它自身并不

持久冻结在它借以挺立、得以显现的某种文化形态、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学术思潮或思维范式中，它总是不断地破壳而出，保持强健的生命力，虽非“大道无形”，而是广泛显现在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是“人文精神”难以确切定义的内在原因。

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就是显现在人类文化中的人类精神，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其“类本质”的体现，与人性同构，是人的本质的显现。它是人类文化之灵魂、之内核、之生命力、之基本原则、之公理体系；从作用机制来看，它好比人类文明有机体内部的神经元、神经系统，人类文明的每一触角、触须都有其神经末梢，只不过有些活动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时代内涵，彰显着人性、主体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拓展和强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类精神由混沌到自觉的过程，与人性从自然中剥离、理性从感性中剥离、个体性从整体性中剥离、现代性从传统中剥离的过程同向。在原始文明时期，它隐身于自然精神，在生存挣扎中萌芽；在农业文明时期，它带着宗教精神的神圣面具，也带着蒙昧主义的沉重枷锁；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它以科学精神武装自己，却也被物性精神辖制；直到人类文明正在跨入知识经济、生态文明的今天，它更鲜明地体现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自觉意识，体现人的内在尺度的明晰化，体现以人为本位又突破以往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价值取向，关注人性的拓展和不断完善、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主体地位与权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等。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亦有不同表现。在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重心的西方文化体系中，人文精神更多地体现为人对自然由敬畏到认知、征服、守护的态度变迁及人自身原罪意识向主人意识、主

体意识的生成,有突出的外向开拓、建设性品格;在以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为重心的中国文化体系中,人文精神更多地表现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及理想人格的实现,有明显的现世现实精神;在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体系中,更多体现为追逐彼岸世界、强调精神升华、寻求精神归宿的不懈努力,有内向拓展、虚涵超脱的风范;而在以《古兰经》元典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则更多地体现在强劲的精神凝聚力上,自有其执著情性;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孕育出的风格迥异的人文精神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人类精神家园,汇成人类精神洪流。人文精神往往向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几个向度辐射,在目前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跨入“世界历史”时代的关头,在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空前广泛剧烈的背景下,在人类文明空前强盛也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而且这些危机多由人文领域中的问题造成),人类精神走向应有重大变化,更明确地趋向体现全人类利益、共同价值观及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全人类精神”,越来越多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世界公约、国际宣言便是其表征,相应地,各种特定形态的人文精神的反思、整合、重建迫在眉睫。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宿主,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心理机制、情感世界、意志力、价值取向、审美体验、意识形式系统、理想模式有决定作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它与人类精神发展俱进,但不局限于精神领域。越来越主动有效地导引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的,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与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息息相关,互动共进,因而总在着重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哲学的视野之中,并且对社会哲学研究的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有范导作用,对自然科学发

展重心的确定和人对技术系统的驾驭亦有重要意义。

三

社会哲学在中国目前尚属新兴学科，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领域合一的简单社会结构、经学模式的思维方式、厚古薄今的历史传统等都严重阻碍其正常发育，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曲解，在传统文化背景上不科学地理解这一现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现实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企图推行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前提下的理想社会原则，结果造成理论领域奇怪百出，社会实践活动遭受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踏入现代化正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急剧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成堆，旧的社会规范体系瓦解，意义支撑坍塌，新的观念体系尚未系统化并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在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上社会交往关系大大丰富化，社会结构大大复杂化，试图导引中国社会变革潮流、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中国社会哲学应运而生。

中国社会哲学虽然晚出，但发展势头甚健，影响深远，这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四重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在每重转型中，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一典型，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一是在文化、政治、经济前提均已具备的条件下由传统社会迅速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表现在这个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二是由扭曲的理想模式向客观现实的回复，突出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的民族文化自循环主动走向世界，加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